

石松江 编

学生作文描写

借鉴辞典 气氛场面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学生作文描写借鉴辞典

(气氛场面卷)

石松江 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文 岛

封面设计:戈 岩

学生作文描写借鉴辞典

于晓红 庄 禾 主编

* *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河北省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44.125 字数:1028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全五卷):48.00 元

ISBN7-5078-1431-9/G · 678

《学生作文描写借鉴辞典》
编辑委员会

主 编：于晓红 庄 禾

副主编：石松江 甘国辉

编 委：庄 禾 于晓红
 石松江 林 敬
 孙琳琳 李艳辉
 甘国辉

气氛场面卷卷首语

生命使世界得以存在，人类使社会得以实在，而个体的你我则是人类生动的依赖。世界、社会、人类构成我们身边永远的存在，影响着我们的走向，控制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于是，我们不得不去关注这个周围，去认识这个周围，在对这个周围的气氛和场面的了解中，使我们生活得更加自由一些，因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本书所选，分为气氛和场面两大部分，内中又分成许多小单元。由于这些描写采自于许许多多的世界文学名著，从而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熟悉的身边世界的认识，更可以了解到许多异域风情，使自己有一个宽广的视野，不致于因生活面的相对狭窄而使眼光和思维模式受到局限。

至于从写作的角度看，阅读这些片断，可以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大师的营造气氛和白描场面的高妙之处。在潜移默化当中，使我们增强驾驭这方面写作的能力。俗语说见多才能识广，识广方能取精，诚如是也。

目 录

一、气氛

1. 轻松 (1)
2. 紧张 (3)
3. 纷乱 (10)
4. 荒凉 (26)
5. 忙碌 (30)
6. 宁静 (32)
7. 欢闹 (37)
8. 凄凉 (40)
9. 繁荣 (49)
10. 萧条 (52)
11. 喧闹 (55)
12. 冷清 (64)
13. 太平 (66)
14. 幸福 (69)
15. 凄惨 (74)
16. 友好 (78)
17. 激昂 (81)
18. 沉闷 (83)
19. 恐怖 (88)

二、场面

1. 习俗场面 (92)
 - 婚礼 (92)
 - 祈祷 (96)
 - 迷信 (100)
 - 葬礼 (106)
 - 祭奠 (119)
2. 节日场面 (121)
 - 春节 (121)
 - 中秋节 (123)
 - 圣诞节 (125)
 - 国庆节 (126)
 - 端午节 (127)
 - 狂欢节 (128)
 - 其他节日 (129)
3. 交际场面 (133)
 - 宴会 (133)
 - 晚会 (134)
 - 舞会 (139)
4. 家庭活动 (143)
5. 劳动场面 (147)
6. 娱乐场面 (150)
7. 政治活动 (153)
 - 集会 (153)
 - 游行 (157)
 - 罢工 (159)
8. 交易场面 (161)

9. 争斗场面	(168)
吵架	(168)
打斗	(182)
吵闹	(203)
打人	(206)
10. 战争场面	(210)
行军	(210)
战斗	(215)
轰炸	(236)
战后	(239)
11. 其他场面	(247)
自杀	(247)
挣扎	(249)
救人	(252)



1. 轻松



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说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夹攘一个。”众人方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笑的眼泪出来，琥珀在后捶着。贾母笑道：“这定是凤丫头促狭鬼儿闹的，快别信他的话了。”那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要夹攘一个，凤姐儿笑道：“一两银子一个呢，你快尝尝罢，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姥便伸箸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满碗里闹了一阵好的，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亲自去捡，早有地下的人捡了出去了。刘姥姥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声儿就没了。”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他笑。

——曹雪芹《红楼梦》

他们走过了斯多堡，走过了布里达布立克，山里处处有一种声响不断传到他们耳中；不像城里的军乐队，不像，而像是一种公告：春天来临了。然后，突然之间，树梢枝头传来了第一声鸟鸣，接着被唤醒的小鸟此应彼答互相唱和起来；不单单是一首歌，而是一首赞美的圣诗。

——[挪威]汉姆生《大地的成长》

菩提树下，清凉而且寂静；蝇和蜂飞到荫下时，它们的嗡嗡声也似乎变得分外地温柔；油绿色的青草，不杂一点黄金，鲜洁可爱，一望平铺着，全无波动；修长的花茎兀立着，也不动颤，似乎已经入了迷梦；菩提树的矮枝上面悬着无数黄花的小束，也静止着，好像已经死去。每一呼吸，芳香就沁入了肺腑，而肺腑也欣然吸入芳香。远远的地方，在河那边，直到地平线上，一切都是灿烂辉煌；不时有微风掠过，吹皱了平野，加强着光明；一层光辉的薄雾笼罩着整个田间。鸟声寂然；在酷热的正午，鸟向来是不歌唱的；可是，纺织娘的唧唧鸣声却遍于四野。听着这热烈的生之鸣奏，使得安静地坐在清幽的荫下的人们感觉到十分的愉悦：它使人们沉倦欲睡，同时，又勾引着深幻的梦想。

——[俄]屠格涅夫《前夜》

所以现在，他进来时觉得家里显得非常可爱和非常舒适。他在客厅里看见一张晚报，是女仆放在那里而赫斯渥太太忘记拿的。在饭厅里，餐桌上铺着干净的台布，摆着餐巾，玻璃杯和红花瓷器在闪闪发光。他从敞开的门口望到厨房里，那里炉子里的火在噼啪作响，夜饭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小乔治正在不大的后院里和他新买来的小狗玩耍，杰西卡在客厅里弹钢琴，愉快的圆舞曲的乐声传到了这舒适的家庭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人好像都同他自己一样，恢复了他们的兴致，寄情于青春和美景，要想寻欢作乐。他觉得简直愿意对他身边的人都说句好话，他对铺好的饭

桌和擦亮的餐具柜万分亲切地望了一眼，然后上楼到起居室里，坐在舒适的安乐椅里看报，从敞开的窗子可以望见下面的街道。可是，他一走进室内，发现他的太太在一面梳头发，一面独自默想。

——[美]德莱塞《嘉莉妹妹》

2. 紧张



街上的空气很紧张。

方罗兰和三位女士走了十多步远，便遇见一小队的童子团，押着一个人，向大街而去；那人的衣领口插着一面小小的白纸旗，大书：“破坏经济的奸商”。童子团一路高喊口号，许多人家的窗里都探出人头来看热闹。几个小孩子跟在队伍后面跑，也大叫“打倒奸商”。

那边又来了四五个农民自卫军，掬着长梭标，箬笠掀在肩头，紫黑的脸上冒出一阵阵的汗气；他们两个一排，踏着坚定的步伐。两条黄狗，拦在前面怒嗥，其势颇不可蔑视，然而到底让他们过去，以便赶在后面仍旧吠。他们过去了，迎着斜阳，很严肃勇敢地过去了；寂寞的街道上，还留着几个魁梧的影子在摇晃，梭标的曳长的黑影，像粗大的栋柱，横贯这条小街。

县前街上，几乎是五步一哨；蓝衣的是纠察队，黄衣的是童子团，大箬笠掀在肩头的是农军。全街的空气都在突突地跳。商店都照旧开着，然而只有杂货铺粮食店是意外地热闹。

——茅盾《蚀》

这会儿，个个人都已经看见那架飞机了。伊凡·伊立奇把牲口抽了一鞭，打大车中间挤过去，嚷道：“散开！”大个子的伊凡·高拉，从鞍镫上欠起身，咆哮着：“打那架飞机啊！”一辆大车打伊

凡·伊立奇面前轰隆隆地驰过去，达莎在那上面吃惊地睁大着眼，柯士玛·柯士密奇用缰绳的头抽着牲口。一阵参差错落的射击开始了。那飞机凶暴地吼着，斜斜地钻进了云层，从肚子里撒出一串蛋，呼呼地往下冲，在白雪地上腾起一丛丛黑烟，爆炸了。

这种可怕的光景，红军兵士中有许多人还是第一次看见——好几辆大车远远地飞驰到大草原上去了。军号吹出拖长的声音，召集散开的队伍。事后，一些年轻小伙子还提心吊胆地向云端里瞅了好半天。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

伊凡·伊立奇抬起头。从那扇通门廊的门背后，听得有几个人的蹑手蹑足的脚步和嘟嘟啾啾的耳语声。门钮转动了。他急忙跳起身，向窗子瞟一眼。……

医生寓所里的窗子，和外省的房子一般的格式一样，离地不很高。正中的一扇还开着。捷列金往那边跑过去。柏油路上横着一个更长的人影，像个圆规，人影上头还矗起一个更长的步枪的影子。

说过迟，那时快，门钮旋开了，两个市侩样子的青年，戴着有帽檐的帽子，穿着绣花的衬衫，肩并肩地马上闯进书室里来。在他们后面，戈夫雅金那蓄着火红色胡子的、吃长斋似的脸往两边摆动着。他们冲进房里来的时候，捷列金首先看见的是那三支瞄准他的手枪的枪口。

这也是一刹那间的事。富有作战经验的他，知道在强大的、还没被击败的敌人面前，退却是不成的。他连忙将手枪递到左手，从军服里面的皮带上扯下一颗小小的手榴弹，计漠沙的信就缠在那上面；然后放直嗓门，血都涌到脸上，嘶哑地嚷道：

“放下你们的武器！”

这一声极其容易理解的吆喝，还有伊凡·伊立奇整个的仪

表，有着那么一股威势，弄得两个暴徒慌做一团，倒退了几步。那张吃长斋似的脸闪到了一边。另一秒钟已经争取到了。……捷列金抡起手榴弹，居高临下地朝他们看着。

“放下来！……”

就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在场的人——特别是捷列金——谁也没有料到的事。……在他第二次吆喝以后，打那扇从书室通到别的房间去的胡桃木门后面马上传出来一声苦痛的尖叫；一个女人的嗓音带着发疯似的惊慌高叫起来。……那扇胡桃木门开了，捷列金看见达莎站在那儿，睁大着眼，手指抓着门框，瘦瘦的脸激动得直发抖。

“伊凡！”

医生在她旁边出现了，他将她拦腰抱住，把她拖开，门大声地碰上了。……这一切顿时推翻了伊凡·伊立奇的攻守计划。……他扑到胡桃木门那儿，用尽力气拿肩膀去撞它——什么东西哗啦啦裂开了，于是他冲进了餐室。……他手里还抓着那两件凶器。……达莎站在桌子旁边，手揪着脖子那儿那件条纹梳妆衣的翻领；她的喉咙的搐动，仿佛要吞咽什么东西似的（他怀着强烈的怜悯注意到这光景。）医生往后退，样子又惊慌又狼狈。

“救命！戈夫雅金！”他用闷住的嗓音嘶叫着。达莎连忙跑到胡桃木门那儿，把门锁上了。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

他们走了不多几步，迎面就有一个胖妇人提着裙子从小巷里跑出来。她一看见他们，就发愣似地站住了。她的眼睛瞪得好像要从头巾下面跑出来，嘴巴像被捕的鱼儿那样大口大口地吸气。她突然用十分尖细刺耳的声音叫了：

“我的亲人，你们还往哪里走啊？……一大队日本兵已经到了学校那边！……他们要往这边来了，你们赶紧逃吧，他们往这

边来了！……”

密契克还没有听懂她的话，已经有四名荷枪的日本兵步伐整齐地从那条小巷里走出来。巴克拉诺夫大叫一声，非常迅速地拔出手枪，朝着两个日本人——几乎是正对着——开起枪来。密契克只见他们背后血肉横飞，两个日本人都栽倒在地上。第三颗子弹偏了，手枪也出了毛病。剩下的日本兵，有一个拔脚就逃，另一个拉下了步枪，就在这时候，密契克为一种新的、比恐惧更能控制他的力量所支配，对着那日本人连开了几枪。当最后几颗子弹打中日本人的时候，那日本人已经倒在尘埃中抽搐。

“我们跑吧！……”巴克拉诺夫喊道。“往大车那边跑！……”

——[苏]法捷耶夫《毁灭》

冉阿让张目细听。绝没有一点声响。

他推门。

他用指尖推着、轻轻地、缓缓地、正像一只胆怯心细、想要进门的猫。

门被推以后，静悄悄地移动了几乎不能察觉的那么一点点，缝也稍微宽了一些。

他等待了一会，再推，这次使力比较大。

门悄然逐渐开大了。现在那条缝已能容他身体过去。但是门旁有一张小桌子，那角度堵住了路，妨碍他通过门缝。

冉阿让知道那种困难。无论如何，他非得把门推得更开一些不可。

他打定主意，再推，比先头两次更使劲一些。这一次，却有个门臼，由于润滑油干了，在黑暗里突然发出一种嘶哑延续的声音。

冉阿让大吃一惊。在他耳里门臼的响声就和末日审判的号

角那样洪亮骇人。

在开始行动的那一刹那间，由于幻想的扩大，他几乎认为那个门臼活起来了，并且具有一种非常的活力，就像一头狂叫的狗要向全家告警，要叫醒那些睡着的人。

他停下来，浑身哆嗦，不知所措，他原是踮着脚尖走路，现在连脚跟也落地了。他听见他的动脉在两边太阳穴里像两个铁锤那样敲打着，胸中出来的气也好像来自山洞的风声。他认为那个发怒的门臼所发出的那种震耳欲聋的声响如果不是天崩地裂似的把全家惊醒，那是不可能的。他推的那扇门已有所警惕，并且已经叫喊；那个老人就要起来了，两个老姑娘也要大叫了，还有旁人都会前来搭救；不到一刻钟，满城都会骚乱，警察也会出动。他一下子认为自己完了。

他立在原处发慌，好像一尊石人，一动也不敢动。

几分钟过去了。门大大地开着。他冒险把那房间瞧了一遍。丝毫没有动静，他伸出耳朵听，整所房子里没有一点声音。那个锈门的臼的响声并不曾惊醒任何人。

这第一次的危险已经过了，但是他心里仍旧惊恐难受。不过他并不后退。即使是在他以为一切没有希望时，他也没有后退。他心里只想到要干就得赶快。他向前一步，便跨进了那房间。

——[法]雨果《悲惨世界》

圣安东尼郊区，暗中早已火热，即将进入沸腾。

夏罗纳街上的那些饮料店是严肃而汹涌澎湃的，虽然把这两组形容词连在一起谈那些店是显得有些特别的。

在那些地方，人们根本或干脆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人们在那里公开讨论“是打还是呆着不动的问题”。在那些店的一些后间里，有人在听取一些工人宣誓：“一听到告警的呼声，便立即跑到街上，并且不问敌人多少，立即投入战斗。”宣誓以后，一个坐在

店角落里的人便“敞着嗓门”说：“你同意啦！你宣誓啦！”有时，那人还走到一层楼上的一间关上了门的屋子里，并在那里举行一种类似秘密组织所惯用的仪式。那人教初入组织的人作出诺言：“为他服务，如同对家长那样。”那是一种公式。

在那些矮厅里，有人在阅读“颠覆性”的小册子。“他们冒犯政府”，当时一个秘密报告这样说。

在那些地方，人们常听到这样一些话：“我不知道首领们的姓名。我们，要到最后的两个钟头才能知道日期。”一个工人在说：“我们一共三百人，每人十个苏吧，就会有一百五十法郎，可以用来制造枪弹和火药。”另一个工人说：“我不指望六个月，也不指望两个月。不到两星期我们便要和政府面对面了。有了两万五千人，便可以交一下手。”另一个说：“我从不睡，因为我整夜做子弹。”有些“资产阶级模样的穿着漂亮衣服”的人不时走来“耍派头”，“指手画脚”和那些“重要角色”握握手，便走了。他们停留的时间从来不超过十分钟。人们低声谈着一些有深意的话：“布置已经完成，事情已经到了头了。”一个当时在场的人的原话：“所有在场的人都嗡嗡地那样说。”群情是那样激奋，以致有一天，一个工人对着满店的人嚷道：“我们没有武器！”他的一个同志回答说：“大兵们有！”这样便无意中引用了波拿巴的《告意大利大军书》。有一个情报还说：“更重要的秘密，他们不在那些地方传达。”旁人不大明了他们在说了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以后还瞒着些什么。

——[法]雨果《悲惨世界》

这当儿奥斯本和赛特笠小姐彼此使眼色打电报，很有含蓄的瞧着利蓓加笑。利蓓加低头织钱袋，淡黄头发披在脸上，居然脸红起来。乔瑟夫一进门，她的心扑扑直跳。乔瑟夫穿了新的背心，发亮的靴子格吱格吱的响，累得喘不出气来。他又热又紧张。

满面通红，羞答答的把个脸儿藏在厚厚的领巾里面。大家都觉得很窘。爱米丽亚更不行，几乎比当局者还慌张。

——[英]萨克雷《名利场》

现在这队马像一道闪电，正冲过他们前边。它们的来临是可以觉得出来的——它们的喘息，最初只像一阵低语之声，一秒钟比一秒钟逐渐加大。全体群众都急着性子把身子倚到栅栏上，在马还没有来到以前，无数人的胸中都发出深长的叫嚣，声音越来越远，活像起沫的潮水一般。这很像巨大的骑兵最后所发出的猛烈狂呼——几十万观众，全被同一种简单的热情所支配，被同一赌博者的欲望所燃烧，他们瞪着那些匹马，眼见它们飞跑的蹄子，席卷去他们成千百万的金钱。群众推推挤挤——捏着拳头，张着嘴巴，瞪着眼睛；每个人都为自己搏斗，每个人都用声音和姿势发疯似地催着他们所赌的那匹马快跑。这一大群人们的喊叫，这种顾不得文明外貌的兽性喊叫，越来越就越高朗，——

“马来了！马来了！马来了！”

——[法]左拉《娜娜》

一阵长时间的寂静。坑道崩塌的气浪在巷道里扬起浓重的灰土。矿工们睁不开眼，喘不过气，他们手里拿着火苗突突跳动着的安全灯从四面八方，从最远的掌子面上赶来；在这老鼠洞似的地道里，安全灯模糊地照出黑影憧憧奔跑着的人群。最先赶到塌方地点的人，立刻大声呼喊，召唤伙伴们。从底下掌子面上赶来的第二批人，站在堵住了巷道的大堆泥土的另一边。人们发现巷顶塌了十多米，损坏还不怎么严重。但是，大家一听土堆中传出濒于死亡的人的呻吟声时，心立刻紧缩起来。

贝伯丢下车子，一边跑一边不住地嚷：

“让兰压在下面了！让兰压在下面了！”

这时候，马赫同扎查里和艾蒂安正从通风巷道里滚下来，他